

【藝評台 2010 專輯】

【優選】

反話的哲學——童偉格《西北雨》

作者 | 葉根泉 (1965-)

生命及其功能和規範就建立在大寫死亡 (la Mort) 的寂靜的重複之中。

——傅柯 (Michel Foucault) (註 1)

童偉格接受中國時報《開卷》版的專訪，一語道破此次新作《西北雨》的主題：「我一直想處理的，是死亡。」(註 2) 真正的死亡也許是沈寂無言，卻違逆文學的表達，真正的死亡是「作品的缺席」，自身的消逝如何再以文字表述人生終歸虛無，童偉格只好「發明說謊」——即是通篇累牘都是反話 (irony)。

從小說開頭的第一句：「我會說謊。」，請讀者不要被他騙去，童偉格的說謊只是反話，字裡行間閃現的情摯之深，絕非說謊之人所能表現。到書中最後一句：「我早就甘心無言了。」也非沈默無聲，如真的無語，又為何著書立言，明述安身立命之志？因此，童在書裡反覆演練是一種反話的哲學——寧願迂迴轉遠，以諸多敘事的人稱代換 (小說內多重複調的聲音「我、他、她」) 來證明自己的「不在場」，宣稱每個敘述者都不是真實的你我他，裡面環繞著「我」出現的父親、母親、祖父、祖母的家族系譜和情節，皆非取材於真實。亦如布朗修 (Maurice Blanchot) 評論卡夫卡：「藉由敘事，敘事人現身於自己並不在場的地方，從而擾亂時空畛域與邊界，一種『在自己之外』的經驗。」(註 3) 童一直採取是外邊的、「在自己之外」的距離，如他自陳：「我要迴避寫真的人生，以免僭越他們，希望我的寫作乾淨到，沒有從他人生活剽竊任何東西。」(註 4)

但弔詭地，書中人物雖不能等同於「真實」裡的直系血親，亦都不是偏離我們生活經驗的人物，非常容易代換成讀者自身的家族聯結，童無法閃躲或諱言，這樣的系譜絕非從石頭裡蹦出來的，或是虛擬、捏造一個從不存在的事實，這些仍然是自己從出生到存活的這一刻，外在接收或內化感受的經驗所涵蘊而成。即使童在書接近結尾處，找到可以把整部小說所想書寫的主題「折進去」——「以表達言說不可表達之物」，即是他可以表達早已存在那裡的「死亡」——童潛入海王 (等同讀者?) 的夢裡對祂胡言亂語，使祂忘記邊境，真實與夢、死亡與生存的分界不再存在，在廣袤的蠻荒裡，所有生命同等地活著。因此，祂 (這裡又代換回作者) 可以一次又一次夢見自己變成父親、祖父、越過死去的人，成為路人家族碩果僅存的一員。

這便是他稱為真實人生的對立面，如複像或倒影，「我知道人生有這種可能，但不願全然複製這些細節，所以我必須發明另一套人物和狀況，來告訴他人有這種可能。所有東西就這樣發明出來。」（註5）這種說法亦可視為是他所熟稔文友駱以軍的技法的反照。駱以軍一貫私小說的書寫策略，是以家族親友的故事為藍本的操作方式，即使寫作者並無惡意，但難以避免造成傷害，這對於精神潔癖的童而言，避之惟恐不及。

童在一篇討論傅柯的論文裡提到：「當敘事的運作依舊正常——意即，當敘事人猶能抵禦始終存在的死亡之誘引時——死亡，以及（伴隨抵禦死亡的意圖而生的）寫作的理由，會被敘事人嚴密地隔絕在語義之外；所以，敘事人將不會在作品中，喃喃著解釋死亡與個人寫作的理由。恰好相反，他會以個人的方式，親手在作品語義內佈置連串謬論式的錯置（paradoxical displacement），他會似乎對生命、對人群、對生活中的小悲小喜，或對某些不具詩意的瑣事，產生幽默的興致。他在藉由寫作，閃遁寫作的理由。」

《西北雨》中這種謬論式的錯置，表現在童處理一些「嚴肅地想搞笑」的情節上：對父親義肢左腿塞不進骨甕傷腦筋的「他」，最後挖個深坑，將腿以直立之姿種在溫室裡（頁29）；軍中小偷的置物櫃子裡，有全連做記號的用品（頁110）；書中人物一直想說卻一點也不好笑的笑話。這種看似輕盈的手法舉重若輕，來處理背後嚴肅的題材，童的小說技藝讓讀者逼近看到苦著一張臉硬擠出來的笑顏，更是不堪、難以閃躲，好讓讀者忘記詰問作者寫作的理由。

而這些所謂「發明」出來，避免從他人生活剽竊而來的人物，仍可以從童過往的書寫裡找到他們曾經存在的證據。書中講述父親許豐年每天傍晚，會散亂著長髮，兩眼空空，慢悠悠騎著腳踏車，村裡的小孩也騎腳踏車跟在他的後面，像跟著一個瘋子或流浪漢。在童的畢業劇本《小事》的創作說明裡，這樣的畫面早已被描述出來，當時人物的名字叫「林志昌」。（註6）這是作者失憶還是記憶的空白？抑是反話——其實《西北雨》書中的人物個個都是從童的回憶裡浮現升起的實象，人人皆有所本？童刻意把記憶搞亂，好讓人不要再問他是什麼。

不禁要問作者到底想要逃避什麼？

在此還須引傅柯的說法：

死亡是複合式的，在時間上是分散的：它不是時間停頓並後退的一個絕對而特殊之點；與疾病本身一樣，它有一種豐富的存在，可以用分析對之進行時間和空間的分割；在不同的地方，不時地有一個個的結在破裂，直到整個機體的生命、至少是其主要形態都停頓下來，在個體生命死亡之後，許多細小和局部的死亡繼續在瓦解著依舊殘存的生命群島。（註7）

對死亡的沈思和著迷，一直殘存在童的小說裡，他猶如死亡的倖存者仍勞勞不忘當時，死亡從沒有終點與停滯。死亡以千面不斷變形的樣貌蠱惑著作

者，而這又溯源自身世的記憶，童出生自萬里的山城，父親於他七歲時因礦災喪生，他曾說過：七歲那年站在礦坑的旁邊，看著一具具屍體從裡面抬出來，他在一夜之間長大了。就是這樣的老靈魂包裹在青春的年齡之中，不僅讓人看不透為何他是如此早慧，比起同年紀的六年級小說家，獨特蒼茫的筆調踽踽孤行；但矛盾拉扯的是，小說家心裡潛沈的希望仍依附在社會的常軌與價值體系之下——成為一個對家族可以付出、貢獻的一員。而現實中認定自己是個「廢人」的存有，面對家族的至親，常不由自主地自慚愧疚，在敘述裡稍稍溢出的隻字片語：「我認真的想像自己的將來，在一個人的時候。獨處之時，會覺得世界待我這罪犯十分寬諒。」（頁 50）「我想告訴母親的只是：雖然最後，終於確認了自己是如此地不成材，如此浪費生命，我仍舊感謝她，最初如此奮勇地，將我牽引到這世上。」（頁 76-77），是最誠摯的真情告白。

讀者在這一趟文字的旅程裡，隨著作者重覆的徘徊折返、迂迴遶行。有時遶得太遠，不知路之遠近。在這樣如同召喚起幽靈式的回返，還有一個功能是透過語言的幻術，那些族人、祖先、至親，都可封印在這樣島的山村裡，「只有親者的傷逝可能回返，陌生人不再能靠近。」（頁 129），而作者「肉身為度，一個人在內裡包藏、護衛著某個記憶，抵擋住時間摧枯拉朽的破壞力，終於和記憶一起，等候到思維的轉型期。在那之後，抽象回去尋獲具體，事物向那些猶記得它的人，展示它自己。」（頁 51），童以「離家遠遠的」距離來讓裡面的親人不死。

反話的哲學是《西北雨》令人再三低吟、反覆推敲的初心。

註釋：

註 1：Michel Foucault 著，莫偉民譯（2001），《詞與物——人文科學考古學》，p.498，上海：上海三聯。

註 2：林欣誼（2010 年 2 月 28 日），〈穿越迷霧 尋索小說邊界——童偉格交新作《西北雨》〉，中國時報開卷版。

註 3：洪維信（2003），〈譯者導言〉，《外邊思維》，p.44。台北：行人。

註 4：同註 2。

註 5：同註 2。

註 6：童偉格（2004），《小事》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班劇本創作組創作論述，p.61。

註 7：Michel Foucault 著，劉北成譯（2001），《臨床醫學的誕生》，pp.159-160。南京：譯林。

【評論對象】

活動 / 節目 / 作品名稱

西北雨

作者 / 編導 / 導演 / 策展人

童偉格

主辦 / 發行 / 演出 / 出版單位

印刻文學

發表時間

2010/02/26

【作者自述】

評論與創作，存在著辯證的關係。並非誰要去壓倒誰，而是在辯證的過程中，拉開另一褶層，去看到作品內在被人忽略之處，這才是評論的價值所在。

【決審評語】

本文結構完整，貼切呈現《西北雨》操作反話與迂迴路徑的寫作風格與主旨，論述架構與邏輯明晰。